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森林工业东北是老大，云南是老二。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东北集中在大小兴安岭，云南最牛气的在哀牢山系列；东北的红松、滇西、滇南的云南松都是优质，是建设材料的主打木材之一种。

哀牢山有它恒定的秩序，万物各归其位，树无疑是主角。森林在高原的阳光下，向四面八方铺开，从山脚向山顶漫去，想与根抱成团箍紧泥土和石块，让山坚如磐石。树与树连成波涛起伏的绿色海洋，晃悠悠站在一朵朵浪花中搜寻世相，发现绿海承载的是自然生命的快活，是让人永远也读不透的山河志。

1964 年至 1969 年，我们集中千余年纪在少年与青年之间的川人、沪人、昆明人，被大面化之统称“知识青年”，开进哀牢山头哨白衣河，身份确定为伐木工，开始了我们的“上山”时代。我们的知青时代与作家们集中书写的生存心态大不同，我们没有兵团知青半军事化的戍边意识，身在农村心在外，始终无法脱胎换骨那份孤独与无奈。在描写知青一代作品中，我们是缺席的散兵游勇，也就无法书写热血青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组织者一开始就把我们化整分散安排，三五几人插在伐木连队中，形不成集体情绪，伐木工比我们还苦，向谁诉说都是自讨没趣；二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被大森林包围，原始劳作是砍树，飞禽走兽都被“顺山倒”的吼声吓个魂飞魄散，安全保障成为第一要素。要说我们无一优越也是没良心，每月定量 50 斤大米 33 元工资外，还有野外津贴每天 3 毛钱，待遇还说得过去。精神的、生命状态的、回忆与反思的种种，都出现在 50 年之后，出发点成了怀乡路，曾经的苦难都是口齿生香的佳酿，总想归去看看当年的“战场”。

一个叫大蚂塘的小地方，上演过一场森林工业大会战，人欢马叫近 5000 人，热火朝天的场面很有画面感，还立晓。大蚂塘除它所属的村委会，无人知晓。大蚂塘像极了青山秀水之中的天坑，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从坑底长上山梁子，又从一座座山梁子杀回坑底，海洋一样无边无际，可想这天坑的容量。远远望去，坑沿上臂挽臂长得粗壮笔直的树们，像一队队护林卫士，雄赳赳气昂昂做了哀牢山七哨的屏障，煞是了得。方圆数十里无人烟，森林的蓬勃风光带着自身的朴素，经营着天造地设的神秘拓展。一个亘古的原始森林家族，阳光是爹，泥土是娘，空山新雨后的景色，绿叶带着蜡样的光亮，丝丝缕缕扯进些折光，胡乱涂鸦都是诗行。

诗情画意与伐木绝对不在一个层面，落差太大。我们当年的任务是为主线建设和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和云南各大矿山备木材。山外抓革命是国家大事，我们促生产也是国家大事。

这片林子，在我们到来之前，已遭过一次无情砍伐。1958 年大炼钢铁，城里人、坝区人伐倒无数棵树木却无出山路，东一堆西一堆已经腐烂，做烧柴都不旺火，可惜了。我们进驻时，仍无公路出山区，突击性先修白衣河至大风垭口一段简易公路，旱季可通车，雨季水头还是出了山区。一过白衣河，坝区公路直接国道，四季无阻。对付大蚂塘的木材，“老林人”能人多，规划出滑道与



回林区

黄晓萍

索道，再多的木材都可以先“滑”后“吊”，最后规规矩矩堆在公路边。

伐木有三大工种：砍树、刮皮、集材，论我们的力气和技能，都不够做个一线伐木工的资格。当年的森工们抽片用利斧，断树用弯把锯（有油锯是后几年的事），树顺山倒要观风向、地形，弄不好自己把自己压成一筒肉材，悲剧难免。刮树皮的得为木材翻身，长甩甩的原条十米有余，又沉又滑翻不好会滚伤子。集材有撬有拖，撬的技巧和拖的力气，我们都欠缺。真正的伐木工是些老把式，农村来的轮换工、师傅们很义气，留给我们的工作叫“作业”，修滑道和管理索道外带打杂都叫“作业”。滑道顺着箐沟开槽基，走的是直线，挖挖填填用小圆木枕着，放点水润滑，水槽槽就滑溜溜，一根根长条转眼间冲去半山腰的楞场，横横竖竖像散了盒子的火柴棍。这种工种我也不胜任，照顾我站在林间小道，给过路的行人提个醒，一声声“注意安全”整天叫下来，嗓子又疼又哑。能在半山腰将木材装车运出林区毕竟少数，大批不具备设楞场的破箐木材，得走索道，原理与今日登山观景的索道相似，那时候我的任务是吹哨子，有时也拿个扩音喇叭狐假虎威，提醒山下人注意天上有木材梭下不来，谨防散架。这活有些诗意，木头上常有鸟雀不知深浅要杂技，顺着木头梭下去找不到回头路，人样惶恐。木材凌空起落，剪云穿雾时隐时现，竟然让我读不出白的朦胧诗。到后来，条件具备修林区便道，一个大蚂塘被便道穿过来扭过去，多装快跑的汽车不惧路弯窄弯多，跑得极畅意。

这样折腾，8 年间大蚂塘的原始森林被我们打整得没剩多少。林业伐区调查队的知识分子们，爬山比我们厉害，先于我们采伐之前，规划出水源林和林墙，选拔优质云南松的母树，用红漆刷上记号，那样的树是会会长命百岁的。我们也拿母树当神敬着，还有山民敬的鸡血鸡毛和养耙耙，林区禁火，没有香烛之类的影子。

走是要走了，有些依依不舍。回望秃头林区孤单单的母树们，它们如原始森林的胎记，能否再造出森林，心中无谱。我们当年伐木，是国家行动，我们努力为国家输送木材，好像也没多少好指责，何况我们比较爱惜资源，先给大树们取了油（割胶一样采松脂），脂水进了白衣河底的松香厂，那也是工业原料。50 年后，我们的大蚂塘成一个什么样子，记忆尽是些碎片，总而言之，梦里常来林海涛声，咆哮的硬风、突然而至的软雨、顺山倒的霸道，都从梦中来，睡梦里尽是在劳作——林区的劳作，好累！

今年春上，得当地有关部门支持，有了一次重返大蚂塘的机会。蓄力的林区让我们既羞愧又感佩。次森林疏密有致，亲和地茂盛有序地彼此滋润，它们参天而上尽是良木，做梁做檩棵合格。云南松是次森林的主打，我们当年留下的母树儿孙满堂，当年挖滑道那些沟沟箐箐，经济林木核桃优先。阔叶的核桃叶绿得青嫩，豌豆大的小果果挂满枝头；针叶的云南松绿得老练；山花从坑底顺山开出季节来，各展各的妖娆，姹紫嫣红依偎着接头连地的绿；奔涌的风和舒展的风发出优美

的旋律，和着林间鸟雀的“叽叽喳喳”，唱出大森林特有的风韵，悠然的自尊自信，是协奏曲的主调……林深处，当年我们扎雨挺捉蛙蚌野炊的箐头，一排典雅的小屋童话似的。我们当年留下的伐桩仍依稀可辨，一棵七八十公分的松树桩桩心空皮不朽，硬硬地护着树根长出的果果叫莓，东道主顾兴凯为我摘了一捧黄莓，好酸！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这片林子的经营者，就是顾兴凯一家子。关于顾家，我得多说几句。大蚂塘属宜茨村委会，1362 位村民竟然占有 10 万亩林地，育林护林、生态保护、防火防虫、防止乱砍滥伐，都有乡规民约，配合着国家天保工程，他们向省级林业乡村迈进，林权归属细致周密，个体承包是其中之一种，顾家住在大蚂塘山梁背后，一个汉族家庭育有 8 个孩子，其中的 4 位是知识分子、公务员或者医生，在宜茨绝对是光宗耀祖人物，却没丢弃耕种。一个家族勇毅前行，为官的清廉自爱，耕地的勤奋努力，竟然维系着一个传统大家庭。那天我们在他家小歇，大院落摆下他家 40 余口，男女分设的冲水厕所，还全天有热水。这家人很重乡情，无论在外发展到什么程度，根都在山区宜茨。生活富足不是我敬重他们的唯一理由，让我钦佩的是家人的责任与担当。

2006 年，种田不再缴农业税；几年之后，种田还有政府补助，农民享受到历朝历代不曾有过的恩赐，发自肺腑感同身受“共产党好”，劳作的劲头按都按不住，那是纯家庭作为。宜茨村公所头疼的，还是 10 万亩林地，如何青山常在永续林价，各种政策都用得充分，在个人承包这一块，最举棋不定的还是大蚂塘那片曾经的森工大会战场地，满目荒凉的乱林子，谁来认领？

顾家人站出来了。他们从最初的修复维护，到目前的绿水汪洋，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那天，我在顾家院子走了一圈，发现拥有大片森林的顾家不用柴火只用电，惜木惜到这份上，难得。这家人的堂屋很有意思，一堂清供的神位代替着传统火塘，天地国亲师之外，水神山神财神马神牛神树神谷神一个不少，还有那神话语谱系中的人物，通通列上，自家的列祖列宗当然要供，各种角色都在一堂文字中活了起来，双重世界的内在逻辑，有的意象，有的抽象，有的具象，无论何因缘由供在一起，可以道出这家人的追梦里程。

这次回林区，预谋半月之久，细心的顾兴凯先为我做了功课。他知道我当年走出林区的具体单位叫老三连，于是先期寻找我当年的住地。林区搬家寻常事，有时数月有时半载有时年把天气，大蚂塘先后住过的窝棚，我都记不起来了，难得小顾一一寻着，并带着我一一回访。

旧地一个不存，它们做了重新梳理林木之后的水库底座。依稀的山路还有记忆，那是我天天回家、出工的路，野性生存的苦乐，一下子又推来面前，我真的有些乐极架不住。水库像些睡着的葫芦，盛着满满一葫芦一葫芦清水，几只水鸟在水面闲游，没闹出太大动静，倒也给水库带来些生气。两岸青山全是水源林，呵护着溪溪清流出哀牢，功在千秋！

呈贡有条洛龙河

董保延

正是暮春时节，我们沿着一条河在走。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一条颇有韵味的河。这条河，就是呈贡的洛龙河。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被昆明人称为“母亲河”的盘龙江畔度过的。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我的居所紧紧挨着昆明的“眼睛”翠湖。伴水而居几辈子成为我选择居住环境的主要标准。住到呈贡后，我才发现，不仅洛龙河公园近在咫尺，而且我们的属地也叫洛龙社区，更有意思的是，透过窗户，就看得见洛龙村、洛龙河。

因为好奇，便萌生了对洛龙河前世今生的探究。我的心智在提示，这条河一定隐藏着许多故事。果然，当我如愿以偿地走了一趟洛龙河，联系资料，可以对洛龙河作一次酣畅淋漓的解读了。

呈贡是古滇文明的发源地，自从 1275 年设立县制以来，这里之所以因“鱼米之乡”“菜果之乡”“花卉之乡”闻名遐迩，全凭了滇池一片水，阡陌三条河。水是滇池，河是洛龙河、马料河、捞鱼河。数千年来，这些丰沛的水，似甘泉似乳汁似琼浆，养育了生活在这里的万千子民，浇灌出滇池东岸的万顷良田，为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呈贡人把洛龙河也称为“母亲河”，个中缘由，是生存、生产、生活都必须仰仗着它。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它带来生命与活力，孕育了一座城的灿烂文明。见过洛龙河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洛龙河是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浑然天成，一步一景，在洛龙河畔，我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存亡与共。由于城市设计者和建设者们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无论是建居民小区，还是单位办公区，还是道路铁路，首先考虑的都是尽量保持洛龙河的原貌。绿植掩映、林道阡陌，偶尔还有一片片开阔的草地、湿地。每隔一段距离，还有人工筑坝，刻意营造成瀑布或河流，既成景致，又增加了河水接触空气的面积，促进水体的自然净化。可以说，洛龙河就是一条绿色环绕的河，一条生态自然的河。

伫立的石头上，镌刻着景观的名字。命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潭”和“湖”。“潭”和“湖”到底有何讲究？答案系，洛龙河源于“潭”，归到“湖”。“潭”是龙潭，“湖”是滇池。历史上洛龙河有三个源头，分别是黑龙潭、白龙潭、黄龙潭。三个龙潭均在一公里开外，号称“一里三龙潭”。而今，黑、白龙潭仍在，黄龙潭已经消失。在对河源的索解中，可以感受到人们的龙图腾意识，由龙潭衍生出来的、在明清时期就闻名于世的“呈贡十六景”中，白龙潭的“彩洞奇鱼”、黑龙潭的“碧潭异石”等景观就名列其中。“湖”的特点也很明显，每隔几里，都会出现面积不小、辽阔宽敞、景色别致的湖：白龙潭的山水相映，石龙湖的气象空灵，洛龙湖的精致园林，风格独特，别有洞天。水有源，树有根，“潭”和“湖”，就这样风姿绰约地标榜着洛龙河的特点，彰显着洛龙河的另一类风貌。

洛龙河畔的洛龙村，原来在呈贡就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村庄，因为农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在四乡八里享有很高的声望。记得 20 世纪 60 年代，我多次来过这个地方，为的是品尝只此一家、极负盛名的宝珠梨和黄金离核桃。甜蜜的果乡，给多少代人留下了多少欢乐的日子。现在洛龙村的土地，虽然已经成了呈贡新城的主打部分，但是关于桃园梨园的过去，依然

是人们的美味。

在洛龙村里，都认同这样的民间故事：因古时河的上游是彝族支系子君人居住区，人们就把这条河叫做“俾罗河”。传说小龙女曾经来过河边，坊间便将这条河叫作“落龙河”，后来，改称洛龙河。有人猜测，也许是为了附和“河图洛书”中的“洛”，抑或是纪念先秦神话中司掌河流水运的洛神。但是对龙的崇拜是毋庸置疑的。在呈贡，以龙命名的不仅有龙潭，还有村庄、集市、街巷。

站在洛龙河的起点白龙潭，我发现这里已是个水库，修地，便有些肃然起敬。水利是命脉，水库是保障。水库与河流具有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关系，担负着灌溉、防洪、发电等任务的水库，提供不尽的源流，让河水永远流淌着生命的曙光。行走之间，我的脑海里不断飞出许多思绪：天一生水，上善若水，风生水起……是啊，风水是人类居住生存环境中避不开的话题，洛龙湖所包含的风水意义，不也充满了特别的意蕴？凭借梁山王汇集的涓涓细流，黑白龙潭涌出的款款清泉，造就了洛龙河得天独厚的大风水空间状态。它的格局告诉我，一方面充分利用先天自然风水，另一方面认真真布局改造后天风水，同时通过努力奋斗再养旺自身的风水。应该是人类对待河流尤其是城市河流的正确态度。后现代主义的城市，别无选择地承担着缝合人与自然裂痕的天职。山管人丁水管财。洛龙河将梁山王与滇池与生俱来的生态优势链接起来，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如今的生机盎然，青春勃发，也预见到了它未来的财丁两旺、更加发力。

行走洛龙河，不断有老村、古桥、庙宇、胜迹碰撞我的目光，水是文明的载体，河流是文化的传媒。透过河流的波光粼粼，我看到了两千多年来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之光、文明之光。明代，被世人誉为“三百年第一诗僧”的苍雪，就是呈贡古城村人。清嘉庆年间，一代才子戴泽也是呈贡县人，与聂耳同称“西南二士”的呈贡人、共产党员张天虚年仅 29 岁就创作出数百万字文学作品，成为抗日战争场上的红色鼓动者。抗战时期，以费孝通为首的十几位青年学者，在洛龙河畔的“魁阁”里，探索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畅想战后中国的重建，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大师所奠定的可贵的“魁阁精神”，为星光灿烂的文化天空增添了光彩……洛龙河以它奔流不息的姿态显示，这里英才辈出，人杰地灵，丰厚的土地不仅生长物质，还生长着精神。

洛龙河的句号画在了江尾村。当一条大河潇潇洒洒走完了旅程之后，留给人们的依然是浓墨重彩。这个濒临滇池的昔日渔村，在经历了一番折腾后，正在重新回归自然状态——曾经遍布乡野的大棚不见了，数千亩土地与浩瀚的滇池无缝对接、水天相连，再现出当年的自然生态。让这里四季生辉的，有金灿灿的油菜花、憨态可掬的洋芋花、高雅圣洁的莲花和香飘万里的稻花。它们，不仅成了乡村振兴旋律中的明亮音符，也为欢笑的洛龙河，写下了活力四射的注释。

我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洛龙河的起点白龙潭，在水一方，就是昆明火车南站，那造型很像是一艘即将远航的大船。不知道乘坐高铁踏上昆明土地的人们，是否会在意那一泓湖水？是否会知道这水通过洛龙河，流进滇池，流向长江、流入海洋？洛龙河，正带着呈贡新城繁荣的信息，奔向诗和远方。

在南海的海浪声中(三首)

杜向阳

南洋骑楼抒情

建筑的浪漫派大为有用
开创思想先河，人民得闻文明
文学与经济的浪漫派却已成迷踪
但我们一直是浪漫派
在浪漫派之后
继承浪漫

夏日绝句

安托妈妈们度过这糖尿病困扰的时日吧
安托需要戒酒的爸爸。
他们不需要得到这首诗的慰藉
不切实际荒诞的年华正击碎任何慰藉
但需要不下雨多于下雨
需要儿女都返归的某一日
海潮在岩石中升起
三月的泡桐花雪白柔软
你也许会问它们为何更接近无限
比起那些没有结果的往事，它们总能够在春天的苍穹编写一种更质感的甜蜜？

但在我的随行之中
都总是尖锐的东西。
大海山峦般摇摆，我失聪凝眉
未见它的粗犷弱于无限
都是些倒影之床，在安托众生的疲倦
那也安托他们的遗憾吧

拟寒山拾得

四年后，我在南海的海浪声中
听不到寒山寺的钟声了
身体睡在比身体更深的一座山谷，但画眉的啼啭
一声就推开了江山的清晨，人间的声响渐次
激涌的海的潮音随后追来
这是一种不值得放不下的寂寞罢

四年前的一月，那金黄的腊梅，一朵，一朵
一窗江南的魅影
推开了帷幕之中的春天
在那里，我遇故人
遇我自己
我提走了路响枫桥的芒鞋
我敲响了寒山古刹里的铜钟
那一网梵音
谁拾得，拾不得
它空灵地崩落，于我的旧梦新途

擦洗高楼的人(外二首)

范文武

冷风 在这里 止步
光影 在这里 惊愕
翅膀都歇不住脚的地方
两根无骨的绳子 站立不稳
在不断摇晃 摇晃
一块硕大的玻璃墙做背景
透出悬空舞蹈的身影

擦洗未来的眼睛

擦干净尘世飘落的污垢
在梦想的天空构图
跋涉出惊心动魄的天路

三月满眼春光

三月 满眼春光
让匆忙的脚步停下
让繁杂的心绪安静
让深谋远虑随风飘散
让名利灰飞烟灭
让自我不复存在
吮吸春风 细嗅蔷薇
温暖浸透身心

寻一方寂静之处
有山 有溪流 有一片草地
静静地欣赏 一朵一朵野花儿次第开放
听一听泉水 潺潺歌唱
借一曲鸟鸣
撞击开心扉 唤来神怡
时有蜜蜂花儿闹芳
面颊采汗
山间万物 相亲相爱
轻曲雅合琅琅
天地悠悠 和谐一体

如若春风亲世间
年年岁岁有芳香

今年的樱花开了

昆明的樱花开了
这一春的灿烂
远胜三百年的吞吞吐吐
红色穿透思念
把遥远的画面重置出来

来看啊 朋友
我们绽放不了的年华
就借一枝樱花
怀瑾握瑜
从我们的心上长出
以此宣示
我的眼里已盛不下
尘世繁杂
仿佛那一天还会回来
樱花的焰火
燃起埋藏在岁月的热情

今又借一树艳艳的色彩
站在你的面前
填满内心深处的留白
来偿还曾经的亏欠

你可以重回春天
我无法追回从前

我与闻一多先生跨时空对话

杨哲

在昆明一二一大街上有一座美丽的校园，这就是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一个碧空如洗、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和爸爸来到这座校园参观。走近学校正大门，大门右边是由朱光亚先生题写的“中国著名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几个遒劲的大字，左边是“刚毅坚卓”“学高身正、明德睿智”几个大字，学校大门给人一种雄伟、庄严、肃穆的感觉。我们走进校园，只见校园里郁郁葱葱，古木参天，亭台轩榭，一幅幢教学楼掩映在繁花绿叶当中。往北径直走了约 200 米，在我们的右边，出现了一块绿色的大草坪。爸爸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民主草坪”。大草坪靠东，矗立着一座高大的人物雕像，他就是著名的民主斗士、文学家、联大教授闻一多（1899—1946）！我注视着雕像，感觉闻先生的眼神是那么坚毅果敢，嫉恶如仇，又充满深情。

突然我发觉，闻先生弓下了身子轻声问我：“小朋友，你是谁？”

我有些吃惊，但马上镇定下来。我回答：“闻先生，我是来自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叫杨哲，我现在生活在 2022 年的昆明。”

他有些疑惑，“云南师范大学？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回答：“云南师范大学是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以及昆明师范学院发展而来的，云南师大附小的前身就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校。”
闻先生一下子兴奋起来：“联大师范学院附校我知道，我的老朋友黄钰生是学校的创办人，也是第一任校长。”接下来，我们走进校园：“既然你是来自 2022 年的人，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回答说：“没问题，您问吧！”
“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还在吗？”他问。
我回答：“国民党政府早在 1949 年就被推翻了。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闻先生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民心失尽的反动政府，是不会长久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闻先生问：“现在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小朋友们都能上学吗？”
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绝对贫困现象已经被消灭

了。中国的小朋友不管身处何地，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可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教育。”

闻先生跟我讲起了民国时的情况：“在我们那个时候，别说农村人，就连在城里，很多家庭的孩子也上不起学，我真为你们高兴啊！”
闻先生继续问：“我特别想知道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了吗？”
我回答：“早在 1997 年，香港就回到了祖国怀抱，1999 年，澳门也回归了。”
闻先生不禁吟诵起来：“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接下来闻先生回忆起 1938 年从长沙到昆明的经历：“当年，为了躲避战乱，我们从长沙步行到昆明，足足花了两个多月。你们现在去长沙是坐火车还是汽车？”
我告诉闻先生：“现在中国有高速铁路，每小时可以跑 300 多公里。我们从昆明到长沙，坐高铁只需要 6 个小时。”
他非常惊讶：“真的吗？”
我说：“是的，中国的高铁技术是世界最先进的，不仅速度快，而且特别安全，全世界高铁里程最多的国家就数中国了。”
闻先生激动地鼓起掌来，“中国人

终于可以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扬眉吐气了，看来我们的牺牲和付出是值得的。我真想过一过你们今天的生活啊！哪怕一天也行。”

我激动地说：“闻先生，没有你们先烈的牺牲，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全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会继续发扬你们的爱国精神，把我们中国建设得更好。”我告诉闻先生：“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2028 年以前，中国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就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伟大复兴。”
闻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好啊！有志气。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中国人都爱我们这个国家，都为我们这个国家去奋斗，我们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越来越兴盛。”
跟闻先生聊得正带劲呢，爸爸突然大声叫我：“走吧！再往前走就是西南联大纪念馆了，那里还有不少值得参观的内容呢！”我一下子缓过神来，闻一多先生的雕像仍然一动不动地矗立在眼前。注视着闻先生的眼睛，回味着刚才与他



的对话，远处传来了《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乐曲声，我猜想可能是学校里大哥哥、大姐姐妹们在进行音乐训练吧！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暗暗下定决心：“强国有我！中国必胜！”
（指导教师：朱怡蓉）

云南日报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